



李鸿民，字乐农，丰县走出的作家、书法家。1949年任华山县梁寨区文书，1953年调至徐州专员公署，曾任沛县县委书记，1984年起任淮阴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、淮阴市委副书记兼市委秘书长。1991年调回徐州，任市政协副主席。著有《徐淮唱和》、《流逝的记忆》等。

# 李鸿民的书法追求

□ 郑庆生

研究中国标准草书（简称“标草”）学社高级社员、徐州市书协名誉主席李鸿民的书法著作、读书笔记，以及别人对其书法的评论，可以发现，他的书法追求丰富多彩，难能可贵，耐人寻味。清代书画家张式在《画坛》中写道：“书画以养心”。书法艺术集诗词文赋、笔情墨趣于一体，是生活审美化的产物，它可以承载科学真理，具有认知功能；承载法则规范，具有教化功能；促进文化认同，具有凝聚功能；陶冶气节情操，具有调适功能。李鸿民长期担任党政要职，深刻认识书法的意识形态本质，高度重视发挥其养心济世功能。1994年，他在《话说文化节》中写道：“人们的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从哪里来，在接受采访时动情地说：“传承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，是我们离退休老同志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”他倡导建立的书画室每逢周五活动日，人满为患，其中不少是求学者，他是“求者不拒”。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：“这也是弘扬民族文化，传播正能量的良好机会，苦中有乐，何乐不为？”记者陈作顺在其《秦彭人物集》中写道：李鸿民一直“将导人向善、导人向善、导人向上，作为社会责任。他为人写不完的书，撰不完的文，作不完的序。”为了养心济世，李鸿民的书法创作自觉坚持：修养性。书写的内容皆是中华民族文化、革命文化和建设文化的精华，皆具有认知、教化、凝聚和调适功能。淮阴一医生，苦于读小学的儿子不认真学习，字写得不好。他题一小方：“学无止境，不耻下问”，李医生装成镜框，悬于儿子的床头。后来其子学上有上进，考入重点中学，毕业于南航。其子结婚时，他已回到徐州，这位医生特邀他赴淮参加婚礼，成一时佳话。淮阴市一位作家初任文联领导，他赠送的书法作品是“任重道远，惕励以进”；这位作家苦于写作、为内耗所扰时，他赠送的书法作品是李白的《将进酒》。2006年，徐州市政协在一个企业举行笔会，该企业董事长请他为自家大厅写一副字，并早已想好了内容，但李鸿民觉得当今企业家最需要强调的是讲究公德，依法经营，并没有按照董事长的意愿写，而是写了“诚信”二字，并附有俊秀小字：“诚信者乃创业之源、立业之基、固业之本、处世之道也”。围观者纷纷点头，表示赞许。广泛性，即

追求更广泛地传播作品，感化世人。有人根据他志在养心、平易近人、有求必应、主动赠送、一律免费、比较长寿等因素综合推算，认为他是当代书法名家作品中作品较多的。仅是淮阴离任期间，就为当地求学者写了四、五百幅。2009年春天回故乡，一位来自青岛的青年恳求墨宝。虽然素不相识，但他欣然答应。回徐州的第二天，他如约写好，立即寄出。这位青年连声道谢，激动不已。

名师指教掌握文字书写规律，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、由浅层本质到深层本质逐步深化的过程。借鉴前人的



经验，请名师指点，可以少走弯路，缩短认识过程。名师越是高明，其经验越是宝贵。圣王羲之也曾遍访名家，何况常人？李鸿民通过主动结识，虚心求教，与一批书法名家建立了深厚友谊，开通了交流渠道。例如：1984年与曾任中国书协常务理事、《中国书法》杂志主编的谢冰岩结识，此后20年书信不断，多次登门；在淮阴工作期间与全国书法大赛金奖获得者、淮阴市书协主席戚庆隆经常联系；将淮阴书画院“标草”名家刘田依视为进入“标草”殿堂的引荐人，连续五载，请教不断；调回徐州后，还曾与张权一起专程赴宁，拜访中国“标草”学社社长胡公石，胡先生亲自提名推荐他为“标草”学社高级社员，他则视其为“一日之师”。他向名家讨教，总能找到可学之处。他在《一座不朽的丰碑——记谢冰岩先生》中写道：“谢老的书法苍劲有力，气势灵动。”他在《为〈丰县日报〉题写报头的书法家戚庆隆》中写道：“戚庆隆的作品，每一个点画，即使细如纤毫，小似黍米，亦有精彩的表现，不见浮滑之痕迹，其治书态度之严谨，令人击节称道。”他在《我与冯亦吾先生》中写道：欣赏冯亦吾的书法艺术，“被那刚柔相济、潇洒俊逸、潇洒自若、守法而不拘成规的独特风格所吸引。”他在《我与标准草书》中写道：“胡公石的真知灼见，为我指点迷津”。他在《闲吟集·序》中写道：“得到名师的指教，似乎都有如沐春风的感觉。”他的书法交流不限派别，兼蓄并收。例如：2006年，他应一家企业邀请，远赴海南，与中国书协副主席吴东民、海南省书协名誉主席王法章，书协副主席杨毅，青年书协副主席李运全，书协顾问韩秀仪女士等同台挥毫，切磋技艺；2007年，他应北京名人书画院邀请，远赴韩国釜山，同北京、江西、河南、山东、釜山等地的书法家一同举办书展，交流书艺；2011年，他应乌海市邀请，远赴内蒙古自治区，与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书法家一起参加“当代国际书法艺术高峰论坛”和“书画笔会”；这均是不同流派和风格的书法家交流，大大开阔了眼界，深化了对书艺的认识。

神融笔畅明代书法理论家项穆在《书法雅言》中写道：“资学兼长，神融笔畅”，意思是说天资和学力皆好，才能神思协调，笔墨流畅。高明的书法家不仅品德高尚、学养深厚，而且在笔墨实践上狠下苦功，熟练掌握书法的法度。不然，即使人品和学养皆好也不可能成为书法家。李鸿民的书法不是天生异禀，生而有之，而是苦练生巧、巧而入神。他在《我与“标准草书”》中写道：练习书法“要有‘滴水穿石，功在不舍’的学习精神”，要“日积月累，持之以恒”。他祖居丰县东南小李寨，在宗族上与清代状元李蟠、兵部尚书李卫、民国督军李厚基属于同一家族，向有“忠厚传家，诗书继世”的传统。读私塾时，他就跟四叔李如棠、晚清秀才李庭干学习书法，练就“童子功”。成为国家公务员之后，起草文

件、书写信函，仍然多用毛笔。担任中共淮阴市委组织部、副书记期间，虽然公务繁忙，压力较大，依然把练习书法作为日常功课，每晚两个小时，经年不辍。离休之后，顿感轻松，读书写字，其乐无穷。2020年非典肺炎病毒爆发，许多人心情紧张，寝食不安，而他虽年近九旬，却泰然自若，每天凝神静气，如对至尊，写10张报纸，80个大字，借以达其性情，畅其心境，竟然感到达到自由忘我的境界，又有新的进步。他写字，不择纸笔，不待时令，而能信手成体。淮阴市原文联主席、诗人赵恒在《人生在丛林

中穿行》中写道：“鸿民同志酷爱书法且颇具功力”。山东济宁市金乡县中学教师吴淑荣在《一点浩然气 千里快哉风》网文中写道：李鸿民作书，“笔法娴熟，灵动多姿；结体秀美，意韵流畅；线条韧性十足，牵人心魄；章法严谨，用墨淡然。观其字，如太极长者，徐则左顾右盼、进退自如；疾则游龙戏水，翻卷腾空，似闻笔毫破纸，轰轰作响。”他先后被推选为淮阴市和徐州市书协名誉主席。其书法作品多次获国家级奖，送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台湾等地展出，编入数十部书画集，被中南海所收藏。曾书写广西某大学教授为联合国人口日撰写的超长卷“世界和平赋”。

骨丰肉润南朝齐国书法家王僧虔在《笔意赞》中写道：字要“骨丰肉润，入妙通灵。”意思是说，字体骨要丰满，肉要滋润，这样才能达于妙境，通于神灵。这是对力度概念的科学规定，形象描述。字同人一样，只有血浓骨健，筋藏肉活，形态才会生动、活跃、劲道、奔逸。李鸿民作书，坚持从两个方面强化力度：一是巧妙用笔。在诸多笔法论述中，往往强调以中锋为主。李鸿民认为，用笔不要一味追求中锋，只要好看，中锋、侧锋、回锋都可以使用。二是凝心聚力。即精神振奋，心情舒畅，心思专一，手腕用力。他在《徐州市离休干部书画展题言》中写道：“书法像一个人健全的——遵法、健康、漂亮。……写字画画必须心静，不可有浮躁情绪。”他在《我与“标准草书”》中写道：“在创作的过程中，我时刻这样告诫自己：落笔要重，行笔要匀，收笔要稳，字要准。力求在‘谨守法度，追求力度，展现神韵’上多下功夫。”2020年6月，他对笔者说：“在用墨上，我不主张走极端，而主张有轻有重，浓淡相宜。”他的书法作品的力度，得到书法家的认可。北京故宫博物院顾问、书画家徐伯璞，自幼喜欢字画。在他晚年，客厅里悬挂着李鸿民在他90寿辰写给他贺词：“以诚待人者真，以德动人者善，以艺感人者美。”2011年3月，中国作协会员、一级编剧、书画家澄兰女士拜访徐伯璞时，特别欣赏这个贺词。她在《政声人去后 民意闲言中》中评价道：“其墨色丰腴，浓淡相宜；线条优美潇洒，笔划跳动飞扬；体态舒展飘逸，行笔而疾；疏密匀称，错落有致。”冯亦吾在给李鸿民的两封信中，赞扬他书写的“苏洵论项羽”“笔力熟练”，赞扬他书写的《沛县文史资料》封面“潇洒流畅”。冯亦吾1987年底编辑出版的《长城诗书画册》，只选少数名家的作品，李鸿民的书法作品得以入选。

神韵夺人善写字者，必求神韵（也称气韵）。晚清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《气概·书概》中写道：“学书通于学仙，练神最上”。书法的神韵表现为四个方面：一是自然而然，不加雕饰；二是栩栩如生，生气勃勃；三是寓于情怀，感人肺腑；四是余味无穷，引发想象。书法的动态美、静态美、阳刚美、

阴柔美，或用笔美、结构美、章法美、意境美，都离不开神韵。李鸿民一贯追求法度、力度与神韵的统一。据《于右任传记》记载，别人询问写字的要领，于先生答道：“顺其自然”。于先生说：“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，纸笔，展纸，坐法，一切顺其自然。”“一个人的字只要自然与熟练，不去故求美观，也就会自然美观的。”李鸿民把这些话用红线标出，表示赞成。他在读书笔记里还写道：于右任写字“出神入化，只有自我，完成了‘书法自然’的最高境界！”“绚烂之极，仍归自然。”“愈来愈体会到，写字，尤其是写草书，能到忘帖、忘师、忘祖，只有章法（包括布局）、笔法、墨法上自由驰骋，挥洒自如，以致忘我的境界，才能成功。于先生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好，堪为人师。”自己“在苦苦追求这条自然、自由之路”。他在《我与标准草书》中写道：“草书的灵魂，在于一个‘活’字，不‘活’则无神。”他在《徐州市离休干部书画展题言》中写道：神韵“主要靠作者的悟性与发挥。”他在《为〈丰县日报〉题写报头的书法家戚庆隆》中写道：戚庆隆的书法“妙体随体赋形，笔划粗细、长短搭配巧妙多变，形体端庄而活泼。章法多参差错落，点画之间顾盼生情，一扫楷书的僵直呆板之气。”他在《红军艺术家朱焰》和《拜访朱焰》中写道：朱焰的书法实现了“法度、力度和神韵的巧妙结合”。“每欣赏一次他的作品，总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。”他的书法，神韵夺人。程大利在《流逝的记忆·序》中写道：他“字写得从容大气，不见丝毫故作，大朴不雕直如清水芙蓉，表现出的是浓郁的书卷气息和沉静心态。”文史学者、文艺评论家田秉铨在《“标准草书”李鸿民》中写道：他的“标草”在笔意神髓上呼应了于右任的潇洒自如，已经进入“自在逍遥之境”。

守正求奇所谓“守正”，就是继承传统，遵守法度；所谓“求奇”，就是追求创新，保持个性。前人提出的法度，是真实性认识，书写规律的反映，遵守它作书就美，违背它作书就丑。前人提出的法度虽然具有真实性，但是并没有穷尽真理，并没有封杀后世作者自由抒怀的空间。时代在变化，条件在变化，心态也在变化，后人还需要进一步总结书写规律，更自由地抒发个人情怀。书法的最高境界不是把字写得同古人一模一样，毫无二致，而是达到“法”与“化”的高度统一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李鸿民一直坚持辩证思考，渴望守正求奇。他坚决反对抛弃法度，追求“丑狂怪”。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：“君不见，有些书法同仁，写了一辈子字，基础很好，也有了名气，最后误入迷途，走上丑书、狂书、怪书的歧途，悲哉！”同时，他又主张张扬个性、开拓创新。1990年，他在《我与冯亦吾先生》中深情地写道：我被冯亦吾亦书“法而不拘成规的独特风格所吸引”。他在读书笔记上写道：“写好标准草书，要学会在不变中求变，把功夫放在思考上。不变是‘法度’，即字法，能变的是力度，笔法，墨法和神韵。所以，看似简单实则不然，要有自己的创新，自己风格。”“学书之诀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，不作书奴。于右任、毛泽东都是我们的好榜样。临兰亭于遍，连错字（甚至作者钩去的）也临，那是书‘奴’，不得其要！”例如“氣”字，按照“标草”的写法，其下部明显左偏，而他却不让它左偏；这既不违反“标草”的法度，又实现了美化。台湾著名美学教授、专栏作家孙旗在《读李著〈诗词三十二首〉》中写道：“鸿民先生的书法，虽然初学‘于书’，由于情性类似，今则塑就其个人风格，亦即由‘似’而‘不似’。——肯定其赋有个性。”

“标草”流行在悠久的草书历史中虽



然出现了许多精品，但是一直缺乏统一的规范，科学的规则；相同的字往往写法各异，难于辨识。为了“广草书于天下，以求制作便利，尽文化之功能，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”（于右任语），于右任和他创立的标准草书社按照“易识，易写，准确，美丽”的原则，对古代草书法帖上每一字的结构比较分析，确定了87个代表符号，384个部首，编撰了《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》和《标准草书字汇》，使草书由难而易，由分歧而归于一。李鸿民深信，《“标草”集历代草书之大成，深化了对草书撰写规律的认识，为草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简便、省时的学习捷径，对我国书法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。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：于书胎息于二王、怀素，“简洁质朴，潇洒脱俗，为后人学草书提供了最佳途径。”他后半生一直把推行“标草”作为自己的事业，终生不渝。他坚持三点：一是广泛宣传“标草”的本质和优点。不仅口头宣传，而且撰文宣传。他撰写的《我与标准草书》先后被《书法导报》《人民政协报》《书法杂志》（澳门）以及台湾的刊物所转载。他撰写的《再论标准草书——〈张权书法集〉序》也随着《张权书法集》而广泛传播。二是大力创作和传播“标草”作品，通过事实扩大其影响。他后期的书法作品主要是“标草”。三是建立基地，推进交流。他倡导在徐州市政协委员活动中心和老干部活动中心建立书画室，十多年来，该室常常高朋满座，济济一堂。在他的影响下，丰县梁寨镇创建了“春蚕社”，老干部活动中心把该社作为联络点，经常自带纸笔，到该社活动。由于联系密切，相互促进，徐州市有十多位草书爱好者跟随他走上了“标草”研习之路。其中的徐州市政府退休干部张权，曾发表《标准草书要领》《繁简对照标准草书速查手册》《标准草书常用字索引》和《张权书法集》。《标准草书要领》畅销全国，多次再版。中国书协副主席钟明善认为他对标准草书是“再进一步发展”。中国书协副主席言恭达致函张权，认为他的“大作学术水平甚高，为广大学书者所借鉴。”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先后举办的国际学术研究会，特邀张权宣读论文。李鸿民认为，“标草”流行与各个流派繁荣不是矛盾的，而是统一的。推行“标草”，统一标准，更利于传统流派焕发生机，发扬光大。他离休之后，曾通过各界支持，在家乡建立了“状元碑廊”，在黄楼中学建立了“艺术碑廊”，在程子书院建立了包括各个传统流派书法精品的大型历史书法碑廊。他希望各个书法流派在统一规范的基础上，百花齐放，争芳斗艳。